

●第三院教務處布告

預科二年級英文丁班韓文改講張一志先生担任星期四上午德文移在下午二至三時講均自本星期起上課

●第三院研究所布告

本所刻欲與下列諸人通信有知其現時通信處者希即賜告本所為感此布

程英祥 梁璜 姜景暉
戴世煜 曲培書 龍沐棠
劉長容 張泰永 王銘壽
陳麗程

●組織委員會開會日期

星期四(五日)午後四時半、在第一院總務處開組織委員會、請各會員準時蒞臨。

●總務委員會開會日期

星期五(六日)午後四時、在總務處開總務委員會討論總務處各部事務。請各位主任、先期預備各問題、以便共同研究。并備有晚餐、備作長時間之討論。

●平民夜校啟事

(一)本校特請蔣夢麟先生於每星期六日下午二時至四時講教育原理及教授法二小時(自本星期六起地點在文科三十六教室)職教員諸君志願聽講者即新準時蒞臨為盼

●校役夜班教授會啟事

本校開課、已兩星期、校役夜班、極宜速謀開課、繼續進行、茲定本星期四日、在文科事務室開會、凡我同學、上期會担任教員者、屆時務望蒞會討論辦法是荷。

●圖書館雜誌第三閱覽室一月份統計表日記簿

閱者別		閱覽雜誌冊數		人數
日文	法文	英文	合計	
教職員	二〇	二〇	四〇	五
文科學生	五三	三〇	一六二	一二二
理科學生	六六	六七	一三三	三五
法科學生	一五	三五	一三八	七二
特別閱覽	六八	六五	一三三	二三四
總計		六八	六五	五〇九

由十五日起至三十日止

●圖書館七月雜誌借出統計表

借者別	借出雜誌冊數	合計	人數
教職員	四	二二	二六
文科學生	八	四四	五七
理科學生	四	五三	五七
法科學生	三	三二	二二
理科學生	九	五三	一一
校外各機關	九	五三	一一
總計	二一	八二	五二

自一月一日至三十日止

●本校瑣聞

●林光榮更名已准

廣東吳川縣學生林光榮請更名一節、本校現得該

●本校紀事

北京大學學生儲蓄銀行
日計表
中華民國九年一月三十一日

收餘	項合	計科	目	付合	項餘
元	元			元	元
負債類					
4 557		定期存款	1484 557	1480 000	
652 602		活期存款	3765 402	3112 860	
116 255		暫時存款	177 750	61 495	
		股本金	2000 000	2000 000	
		公積金	45 000	45 000	
		特別公積金	36 000	36 000	
1528 500		存出金透支	1528 500		
100		未付股息紅利	98 080	97 980	
15 965		應付未付利息	15 965		
400 000		借用金	400 000		
14 423		前期純益	400 008	386 245	
2732 402		負債總數	9951 982	7219 580	
資產類					
427 000	1276 000	保證放款	849 000		
1573 000	2279 500	抵押放款	701 500		
	731 000	貼現放款	731 000		
263 508	341 926	暫記欠款	78 018		
791 500	791 500	未交股本金			
1695 539	2070 106	存出金	374 567		
2096 405	2096 405	公債票			
	14 423	創業費	14 423		
170 500	170 500	營業用器具			
	152 871	應收未收利息	152 871		
184 800	6183 537	現金	5998 677		
7207 712	16107 768	資產總數	8900 056		
損益類					
911	166 591	利息	105 080		
		手續費	3 560	3 560	
		貼現損	2 360	2 360	
	365	雜費	2 396	2 031	
18 908	18 903	雜費			
19 819	185 864	損失總數	173 996	7 951	
7227 531	19026 034	利益總數	19026 034	7227 531	

縣知事來函證明、本校業予照准。并為轉呈教育部備案矣。

●李光忠請移津貼未准

貴州學生李光忠請將研究生原有津貼移作留學費一節、本校現得該省長來函、謂該生雖在研究所報名、並未入所研究、是該生對於研究所補助費、尚未能繼續領給、自無移作留學費之可言云云。

●朱耀東等津貼照匯

關於留籍學生朱耀東等九年上半年津貼事、本校已接得該省省長函、謂已令財政廳照匯矣。

●朱履中等津貼已籌撥

關於留籍學生朱履中等津貼事、本校現得該省公署復稱、八年下半年津貼、已令財政廳如數籌撥矣。

雜 錄

●國語的進化 (一續)

胡適教授

(轉錄新青年)

孫先生直說「文字有進化、而語言轉見退步。」他的理由大致也與某君相同。某君說文言因為有許多文人專心研究、故不曾退步；白話因為沒有學者研究、故退步了。孫先生也說文言所以進步、全靠文學專家的終身研究。他又說、中國文字是象形會意的、沒有字母的幫助、故可以傳授古人的文章、但不能記載那隨時代變遷的言語；語

言但有變遷、沒有進化；文字雖沒有變遷、但用法更「精研」了。

我對於孫先生的孫文學說曾有很歡迎的介紹（每週評論第三十一號）、但是我對於這一段議論不能不下一點批評。因為孫先生說的話未免太籠統了、不像是細心研究的結果。即如他說「言語有變遷而無進化」、試問他可曾研究言語的「變遷」是朝什麼方向變的？這種「變遷」何以不能說是「進化」？試問我們該用什麼標準來定那一種「變遷」為「進化的」、那一種「變遷」為「無進化的」？若不會細心研究古文變為白話的歷史、若不知道古文和白話不同之點究竟在什麼地方、若不先定一個「進化」「退化」的標準、請問我們如何可說白話有變遷而無進化呢？如何可說「文字有進化而語言轉見退步」呢？

某君用的標準是「優美」和「鄙俗」。文言是「優美」的、故不曾退化；白話是「鄙俗可嘆」的、故退化了。但是請問我們又拿什麼標準來分別「優美」與「鄙俗」呢？某君說、「即在士夫、其執筆為文亦尚雅潔可觀、而聽其出言則鄙俗可嘆、不識者幾不辨其為斯文中人。」請問「斯文中人」的話又應該是怎樣說法？難道我們都該把我字改作「子字、他字改作其字、滿口「雅潔可觀」的之乎者也、方才可算作「優美」嗎？「夢為遠別啼離喚、書被催成墨未濃」固可算是美。「衣裳已施行看盡、針線猶存未忍開」又何嘗不美？「別時言語在心頭、那一句依他到底」？完全是白話、又何嘗不美？「舊書說王衍少時、山濤稱贊他道、「何物老

嫗、生寧馨兒！」後來不通的文人把「寧馨」當作一個古典用、以為很「雅」、很「美」。其實「寧馨」即是現在蘇州上海人的「那呀」。但是這班不通的文人一定說「那呀」就「鄙俗可嘆」了。王衍傳又說王衍的妻郭氏把錢圍繞牀下、衍早晨起來見錢、對婢女說、「舉阿堵物去。」後來的不通的文人又把「阿堵物」用作一個古典、以為很「雅」很「美」。其實「阿堵」即是蘇州人說的「阿篤」、官話說的「那些」。但是這班不通文人一定說「阿篤」「那些」都是「鄙俗可嘆」了！

所以我說、「優美」還須要一個標準、「鄙俗」也須要一個標準。某君自己做的文言未必盡「鄙俗可嘆」。拿那沒有標準的「優美」「鄙俗」來定白話的進化退化、便是籠統、便是糊塗。

某君和孫先生都說文人因為有許多文人終身研究、故不曾退化。反過來說、白話因為文人都都不注意、全靠那些「鄉曲愚夫、閭巷婦稚」自由改變、所以漸漸退步、變成「粗鄙不堪入耳」的俗語了。這種見解是根本錯誤的。稍稍研究言語學的人都該知道：文學家的文學只可定一時的標準、決不能定百世的標準；若推崇一個時代的文學太過、奉為永久的標準、那就一定要阻礙文字的進化；進化的生機被一個時代的標準阻礙住了、那種文字就漸漸乾枯、變成死文字或半死的文字；文字枯死了、幸虧那些「鄉曲愚夫、閭巷婦稚」的白話還不會死、仍舊隨時變遷；變遷便是活的表示、不變遷便是死的表示。稍稍研究言語學的人都該知道：一種文字枯死或腐木之後、一線生機全在那些「鄉曲愚夫、閭巷婦稚」的白話；白話

的變遷、因為不受那些「斯文中人」的干涉、故非常自由；但是自由之中、却有個條理次序可尋；表面上很沒有道理、其實仔細研究起來、都是有理由的變遷：一都是改良、都是進化！

簡單一句話、一個時代的大文學家至多只能把那個時代的現成語言、結集成文學的著作；他們只能把那個時代的語言的進步、作一個小小的結束；他們是語言進步的產兒、並不是語言進步的原動力；有時他們的勢力還能阻礙文字的自由發達。至於民間日用的白話、正因為文人學者不去干涉、故反能自由變遷、自由進化。

(二)

本篇的宗旨只是要證明上節末段所說的話、要證明白話的變遷並非退步、乃是進化。立論之前、我們應該定一個標準：怎樣變遷才算是進化？怎樣變遷才算是退步？

這個問題太大、我們不能詳細討論、現在只能簡單說個大概。

一切器物制度都是應用的。因為有某種需要、故發明某種器物、故創造某種制度。應用的能力增加、便是進步；應用的能力減少、便是退步。例如車船兩物都是對付人類交通運輸的需要的。路狹的地方有單輪的小車、路闊的地方有雙輪的騾車；內河有小船、江海有大船。後來陸地交通有了人力車、馬車、火車、汽車、電車；水路交通有了汽船；人類的交通運輸更方便了、更靈活了、更快捷了。我們說小車騾車變為汽車火車電車是大進步、帆船划船變為汽船也是大進步、

只是因為應用的能力增加了。一切器物制度都是如此。

語言文字也是應用的。語言文字的用處極多、簡單說來、(一)是表情達意、(二)是記載人類生活的過去經驗、(三)是教育的工具、(四)是人類共同生活的唯一媒介物。我們研究語言文字的退化進化、應該根據這幾種用途、定一個標準：『表情達意的能力增加嗎？』記載人類經驗更正確明白嗎？『這可以做教育的利器嗎？』還可以作共同生活的媒介物嗎？『這幾種用途增加了、便是進步；減少了、便是退化。』

現在先談論中國文言的退化。(一)文言達意表情的功用久已減少至很低的程度了。禪門的語錄、宋明理學家的語錄、宋元以來的小說、都只文言久已不能達意表情的證據。(二)至於記載過去的經驗、文言更不適用。文言的史書傳記只能記一點極簡略極不完備的大概。為什麼只能記一點大概呢？因為文言自身太簡單了、太不完備了、決不能有詳細寫實的記載、只好借『古文義法』做一個護短的託詞。我們若要知道某個時代的社會生活的詳細記載、只好向紅樓夢和儒林外史一類的書裏尋去。(三)至於教育一層、這二十年的教育經驗更可以證明文言的絕對不適用了。二十年前、教育是極少數人的特殊權利、故文言的缺點還不大覺得。二十年來、教育變成了人人的權利、變成了人人的義務、故文言的不適用、漸漸成為全國教育界公認的常識。今年全國教育會的國語教科書的議案、便是這種公認的表示。(四)至於社會共同生活的媒介物、文言更不中用了。

從前官府的告示、『稟論廣訓』一類的訓諭、為什麼要用白話呢？不是因為文言不能使人懂得嗎？現在的國官報到會場演說、摸出一篇古文或駢文或韻文的文章、哼了一遍、一個人都聽不懂；明天登在報上、多數人看了還是不懂！再看我們的社會生活、——在學校聽講、教授、演說、命令僕役、叫車子、打電話、談天、辯駁、——那一件是用文言的？我們還是『斯文中人』、尚且不能用文言作共同生活的媒介、何況大多數的平民呢？

以上說語言文字的四種用途、文言竟沒有一方面不是退化的。上文所說、同時又都可證明白話在這四方面沒有一方面的應用能力不是比文言更大得多。

總括一句話、文言的種種應用能力久已減少到很低的程度、故是退化的；白話的種種應用能力不但會減少、反增加發達了、故是進化的。

現在反對白話的人、到了不得已的時候、只好承認白話的用途、於是分出『應用文』與『美文』兩種以爲『應用文』可用白話、但是『美文』還應該用文言、這種區別含有兩層意義。第一、他承認白話的應用能力、但不承認白話可以作『美文』。白話不能作『美文』、是我們不能承認的。但是這個問題和本文無關、姑且不談。第二、他承認文言沒有應用的能力、只可以拿來做無用的美文。即此一端、便是文言報喪的計開、便是文言死刑判決書的主文！

天下的器物制度決沒有無用的進化、也決沒有用處更大的退化！

(未完)

姚人。而於陽明之學。則甚詆之。故其辯王門宗旨之非。謂陽明以無善無惡爲心之體。從此句錯起。直錯到底。通言中又屢言之。(卷九卷十爲通言實語錄也)通言多平語。然如謂慎獨工夫吃緊。不惟在初發念時。須審其幾。到中途末路忽轉一念。亦是幾之初動。故審幾直貫乎事之始終。此實吃緊語。可見其工夫得力處矣。

程氏遺書卷二記明道云。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妨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數語。已具明道宗旨及修養要法。而此數語須字字解剖。其精義始顯。觀劉蕡山言誠敬。顧涇陽言禮義知信皆仁也。均未免滑過去。余謂明道自言吾學雖有所授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此數語正明道說體貼工夫。及體貼出來之天理。方見明道所造之深。余嘗以爲明道地位當在顏孟間。亦以此耳。若草草之看過。即爲未識此公矣。今猶不暇詳解。畧言之則舉者二字非泛指讀書之人。乃謂求了解人生之義者。仁是人生來路。即是人生究境地。故須識之。下個須字。有非此不可之意。下個先字。有惟是獨重之意。然此句字眼。又只在識字。識以了別爲義。例如識人。則須老少長短肥瘠。五官四肢之部位。聲音性情之容狀。無不了然。然後甲決不能代乙。雖異處異時見之。皆不至致誤。識仁正欲如此。乃佛家所謂既證菩提更不漂失也。仁是如何體狀。從實際言。本不可說。下文所謂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明之也。爲建立勝義故。假說渾然與物同體。言其與物非一非異。下文所謂天地之用皆我之用。言一則散爲天地之用。言異則皆爲我之用也。義禮智信皆仁也。所以明仁即在四者之中。舉此四者。爲人所易明也。蓋此四者即在一事上分別。如事親孝。義也。孝之實。禮也。知當孝。智也。行之。信也。四者全而仁在其中矣。更以佛家說明此三句。學者須先識仁。即成佛須自見法身始。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仁即體大。平等一味。不增不減。故義禮智信皆仁也。此有相用二義。未著即相大。具足無量功德故。已著即用。大能生起一切善因果故。又復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即是心真如相。則示摩訶衍體故。義禮智信皆仁也。是心生滅因緣相。能示摩訶衍自體相用故。識得此理以下。亦可以佛家說明之。識得此理。便是初地見法身也。以誠敬存之而已。即是勤修止觀。誠是息二邊分別止。敬是中觀。不須防檢。不須窮索。防檢是止念欲其不起。窮索是觀理欲其速明。蓋防檢爲徒止不觀。窮索爲徒觀不止。既修息二邊分別止運中道觀。則不止而止。不觀而觀。止而不止。觀而不觀。故不須防檢不須窮索也。若心懈則有防以下七句。更申其說。下文引孟子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亦證此理也。由此言之。

讀書續記 卷第三 二十七

馬叙倫編 不許轉載